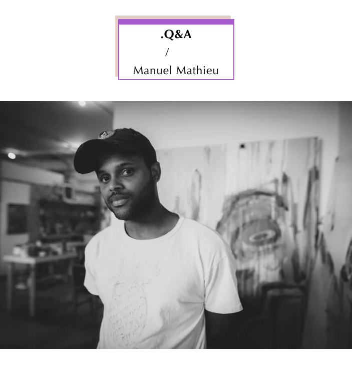
曼纽尔·马蒂厄：海地不是唯一的组成部分 | 碎片.Q&A

原创 张屯屯 ARTSHARD艺术碎片 2019-04-12

.Q&A
/
Manuel Mathieu



曼纽尔·马蒂厄(Manuel Mathieu)的个展 **“无极”** 目前正在HdM画廊展出。

当得知可以有机会采访这位来自海地的艺术家时，我尽快补充了一下原本关于海地非常有限的知识储备：海地是位于加勒比海的岛国、由于西班牙的殖民历史变成了黑人国家、是美洲唯一一个以黑人为主体的共和国……

我相信马蒂厄和我们的许多艺术家一样，在走向国际，进行展览交流时，时常需要面对一个问题：**如何处理自己身上的文化标签？**人们试图通过你所来自的地区性文化来了解你，却在同时无意识地埋下了对艺术的，成见的种子。

艺术碎片 对话 曼纽尔·马蒂厄

Q:
海地文化在你的作品中有着怎样的投射？

马蒂厄：
我的作品跟**“我是谁”**紧密相关，它是很多东西的集合。我在海地长大，在伦敦学习艺术，我目前在加拿大工作和生活，现在我又在北京举办展览……是很多这样经历的一个结合，正因为如此，我认为作品也是有机的，是一种混合而成的结果。

所以我会说海地文化也是组成部分之一，但不是唯一的成分。

“无极” 展览现场

我并没有办法指出具体的元素。这就像你很难精确地说清楚，你的青少年时期对你现在成为了一个什么样的人产生过哪些影响。因为那是一个有长度且复杂的过程，所有的事情都在一起发生。同样的道理，我在情绪上可以同时在这里、海地、蒙特利尔，我认为大脑本来就是这样工作的，不是只考虑一件事，而是在飞快地运转。

当我在创作的时候，我没有特别想着海地或想着加拿大，所有过去的经历持续地共同组成了当下。

“无极” 展览现场

Q:
你的作品同时具有抽象和具象两种形式，这样的风格是如何形成的？

马蒂厄：
我喜欢图像可以**同时存在于这两个世界**。图像可以试图告诉你它是什么，但是又可以是不那么明确的：它是一个人像，还是风景？是一个眼睛还是地面上的一个洞？

《信任的眼睛》，布面综合材料，61 x 61 cm，2018

我的创作涉及到多种的**相对性**，它们可以在作品中增加一层又一层的，对图像究竟是什么，以及它可能会是什么的不同理解。

这样也会造成一种结果，因为抽象和具象两个世界累加在一起，观者会花更长的时间去看这些作品，试图进行分辨。我认为每一件作品都有时间在其中，你花在观看作品上的时间，也是这件作品拥有的时间，这很重要。

它像一个陷阱，抓住了你的视线，你的身体，你的思想。

Q:
能否介绍一下你创作的过程或者是方法？

马蒂厄：
每件作品的创作方式都会有些不同。

《寻找一个想法》是我试图将自己的**思维过程视觉化**的一个结果，当我在头脑中寻找想法的时候，这个过程的路径是什么，从一些信息中开始，最终到了要去的地方。

《寻找一个想法》，布面综合材料，121.9 x 137 cm，2019

我也会收集一些元素或是图片，可以是吸引我的形状或者内容等等。这件《St Jak 2》受到了一张在海地拍摄的摄影作品的影响。在海地的一个节日上，这名男子背着一只羊，我被他身体的姿态所吸引。他的侧脸和羊的脸合在一起，看上去组成了一张完整的脸。

《St Jak 2》，布面综合材料，177.8 x 160 cm，2019

Cristina García Rodero, *Hacia el sacrificio, Rituales en Haiti.* © Cristina García Rodero/MAGNUM PHOTOS

创作《信任的眼睛》时我正在跟一间画廊沟通，我意识到他们对我的作品有着很好的理解，我认为跟可以帮助我的人在一起工作是非常重要的，我需要可信任的眼睛在周围，引导我。我当时正在创作这件作品，画面上渐渐出现了眼睛，我认为这是**对现实的一种反映与铭记。**

Q:
一部分你的作品是跟“记忆”有关的？

马蒂厄：
是的，在一次意外中，我受了伤，失去了一些记忆。

有些作品是根据我记住的事情而创作的。它很有意思，因为当你调取记忆时，你实际上在不断地重构。这就在**“事实”和“你所认为的事实”中间制造了一种动态。**

我认为在我们创作艺术或者图像的时候，我们一直是在使用记忆。我们头脑中有一个想法，从这个想法出发我们回到现实进行创作，然后再返回到想法。“现在”是一直在流动的，**我们使用的都是已经产生过的想法。**

“无极” 展览现场

Q:
你的作品是否在探讨死亡的概念？

马蒂厄：
我的很多作品中都有一种**“消失”**的意味在里面，可能通过一些视觉的线索，人物会呈现出一种正在消失状态。死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消失，一种最终的变化。但是比起具体的死亡，**我希望传达一种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变化。**

Q:
展厅中有几件作品的边缘上有一些颜料的堆积，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处理？

马蒂厄：
在这些作品中，我在画完某些部分后，将笔上所有的颜料都刮到了画布的边缘，这是我**对平面的一种标记，对不同维度存在的提醒。**

《能量像》，布面综合材料，2019（细节）

Q:
好几件作品上都使用了黑色胶带，它们是你绘画的一种语言吗？

马蒂厄：
是语言，也是一种懒惰。有时候我想要一些这样有厚度的黑色的条状，这是最快的方法，如果用画的方法，需要在两侧剪贴胶带还要一层一层地画上去。

我认为在创作过程中找到的捷径，也是艺术语言的一部分。你试图用最有效的方式达到某种效果的时候，你找到的方法，你自己想出来的方法，就是你的语言。

Q:
名为《家庭肖像》的作品是有关你自己的家庭吗？

马蒂厄：
它是一副抽象画。

我的一个朋友策划了一场展览，**是一场有关鱼的展览**，他问我要跟鱼相关的作品，我没有这样的作品，我就写了个“FISH”贴到作品上交给了他。跟他一起策划展览的一个团体叫作“家族”，因此我觉得把这件作品叫作家庭肖像会很有趣，并且有一点点反讽刺的意味。

《家庭肖像》，布面综合材料，76.2 x 60.9 cm，2019

Q:
你的画面中偶尔会出现一些单词？

马蒂厄：
是的，我有时候会这么做，第一次使用这个方法时我用一个单词将颜色概念化了，我没有用黑色去画，而是写上了“黑色”。

在《颅骨研究2》中，在本该是眼睛的位置，我写了“SIGHT（目光）”。我并没有写“眼睛”因为比起颅骨的形象，它的概念更为重要，所以眼睛也被概念化为了目光。

“无极” 展览现场

Q:
请谈谈本次展览中的纸上作品。

马蒂厄：
纸上作品和布上作品是不同的。**纸上作品无法撒谎**，从我的观点看，它要么是一幅好作品要么是一幅不好的作品。布上作品就不同了，你总是可以返回去调整、修改、覆盖、改变颜色等等，纸上作品则非常的直接，没有太多可以隐藏你做过什么的空间。

《Le Mendiant》，纸上铅笔水彩炭笔，30.5 × 27.9 cm，2017

这些作品使用的纸张其实都有所不同，有略微泛黄的，也有一点点蓝色的，有的直接画在了一本地图册的封面上，**我对纸的不同性质越来越感兴趣**，纸本身是很重要的一部分。

《边境》，纸上铅笔水彩炭笔，15.2 × 10.2 cm，2018

Q:
为什么会将这件作品取名为“无极”？